



# 顶岗支教通讯

Le Shan Normal University

主办：乐山师范学院教学部 顾问：汪天飞 主编：刘瑶瑶 编辑：刘夏 李淑婷 覃瑀

**编者寄语：**当彝年的烟火漫过山间校园，当支教的声音在山谷里落下温柔回响，我们在字里行间，遇见了最纯粹的温暖与最深刻的成长。大家笔下的每一段记忆，尽管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满是赤诚与热忱，记录着支教途中的点滴感动，也承载着青春与责任的重量。愿这份温暖与感悟，能跨越山海，传递更多力量，也愿每一份奔赴热爱的初心，都能在时光里绽放别样光芒。

## 山谷里的回响

站在美姑县大桥中学八年级三班的讲台上，我曾以为教育是一场单声部的独唱——我们是发声者，孩子们是静默的山谷，等待着被知识的声浪填满。直到那个雾气氤氲的午后，我才真正听懂了这片山谷的回响。

那是十一月的一堂英语课，窗外三角梅开得正盛。我们学到“dream”这个单词。面对孩子们困惑的眼神，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大山，山脚下站着一个小人，山顶有一颗发光的星星。“My dream is to see the sea.”我轻声说。教室里静得能听见远山的呼吸。

这时，坐在窗边的吉克古尔站了起来。这个平时连读单词都会脸红的男孩，此刻却用夹杂着彝语腔调的英语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My dream is to build a road. So my grandma can see cars.”阳光透过木格窗棂，落在他微微颤抖的肩膀上。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静水，涟漪在教室里层层荡开。

“I want to be a teacher, like you. And come back.”说这话的女孩叫阿依，她的英语还带着山风般的生涩。更多的声音加入了这场告白——有人想种出不怕霜冻的土豆，有人想让世界听见爷爷唱了一辈子的彝歌。他们用尚不熟练的异国语言，却构筑起一个个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的梦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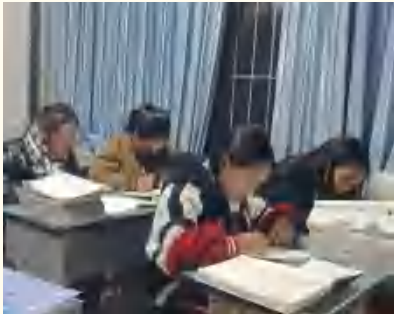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刻，我忽然听见了山谷真正的回响。它从来不是简单的重复，而是用属于自己的音色，将我们投去的声波，编织成全新的旋律。

我们总以为“教”是给予，“学”是接收。可这片土地让我明白：教育是一场山谷间的对歌。你抛出一句“梦想”，群山便还你千百种生命的可能。我们带来的不过是几粒外来的种子，真正让种子破土而出的，是这片土地千年积淀的养分。

如今，每当晚风送来远山的松涛，我都会想起那个午后。在这回声交织的山谷里，没有谁是完全的教授者。我们都在彼此的声波中，被温柔地重塑。而最美的回响，莫过于某天阿依悄悄告诉我：“老师，等我学好英语，我要把我们的故事，讲给山外的人听。”

山谷不语，却回应一切。它以最质朴的方式，让每一个路过此地的人明白：所有的教育，最终都是对生命本身的聆听。

撰稿人：海来阿牛（生命科学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



## 彝年似火，暖冬如歌



寒风悄至，彝族年也伴着这阵凛冽如期而来。回首这半学期，日子被秋游、期中考和运动会填得满满当当，虽时常累得不知所措，心底却充盈着难得的踏实与温暖。更奇妙的是，我仿佛也回到了童年时光，与孩子们一同激动、一同雀跃。

秋游的目的地选在了大雁塔。一年级的孩子们需要徒步近两小时的山路，而我被安排协助一年级一班。那是一次特别的出行——除了师生，还有十多位厨艺精湛的家长同行。他们提前带着食材与炊具在山上等候，待孩子们抵达，便一起架起烧烤炉、升起火锅、还包起了略带“孩子气”的饺子。无论你走到哪个班级，总会被热情地招呼，碗里不知不觉就盛满了大家夹来的食物。那种亲切温暖的氛围，让我恍惚回到了过年时走亲戚的场景，舅舅婶婶们也是这样不住地往我碗里添菜。原来，这样的温情不只存在于亲人之间，也能流淌在师生与同事之中。

秋游的欢笑声还在耳畔，期中考试便接踵而至。考试刚结束，运动会的筹备又紧锣密鼓地展开。这场运动会让我格外触动——我从未想过，自己能如此自然地融入孩子们的世界。从开幕式起，他们就格外兴奋，不断与我分享自己的零食，一天下来，我竟收到了小半筐。第一个集体项目是“雷波调”——曾经为了教他们跳这个彝族传统舞蹈，我费尽心思。而此刻，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围成圆圈，跳起整齐而富有民族韵味的舞步，我不禁被深深打动，举起手机不停记录这动人的画面。

最让我暖心的，是运动会那天骤然降温。我冻得脸颊发红，瑟瑟发抖。几个学生围过来，连声问：“范老师，你穿了几件衣服呀？”、“范老师，你冷不冷？”一个孩子毫不犹豫地摘下手套塞给我，另一个则递来自己本就不多的暖宝宝。握着还带着孩子体温的手套，看着他们关切的眼神，凛冽的寒风仿佛也变得温柔。一股暖意从心底升起——我忽然明白了“教书育人”的真谛：教育，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授，更是心灵的靠近，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最温暖的相遇。

时光如织，编织着出我们的共同记忆。从初识时的生疏拘谨，到如今的亲密无间，不过短短半学期，却仿佛走过了一段不短的路。孩子们以最纯真的信任与善意，为我这个新老师“解围”——既解开了教育初期的忐忑之忧，也化解了偶尔疲惫时的孤单之感。我们彼此温暖，共同成长，而这，或许就是教育最美的模样。

撰稿人：范春敏（外国语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永盛镇中心校



# 当《荡秋千》的旋律 遇见彝乡的风

支教的日子，像是与一片纯净的山谷对话。我们带着知识前去，期待着能激起些许回响。我至今还记得，在那个阳光洒满山坳的下午，四年级的音乐课上，我与彝族孩子们因一首歌曲而产生的，那段温暖而真切的心灵回响。

那节课，我准备教授的歌曲——《荡秋千》。“荡秋千”对于城市孩子而言，是公园里寻常的嬉戏，可对这些生长在连绵大山里的彝族小朋友，却是一个近乎陌生的词，只有少数孩子体验过荡秋千的快乐。我卖力地讲解着秋千如何晃荡，试图用语言和黑板画为他们构建起一个游戏的画面。孩子们乌溜溜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，却也藏着一丝懵懂。

我开始教唱。旋律并不复杂，歌词也简单直白：“秋千荡的嘎嘎吱吱，哎呀……”孩子们的歌声很响亮，是那种遵从指令的、整齐划一的声音。旋律和节奏也没有什么多大问题，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那歌声里，有对老师的模仿，有对陌生歌词的跟读，却唯独缺少了歌曲灵魂里应有的那份轻盈、欢快与自在的荡漾感。那一刻，我内心有些许的失落，感觉自己像一个蹩脚的邮差，未能将一首歌的情感，真正递进他们的心里。

直到歌曲后半部分。按照教案设计，这里有一段简单的律动，是模仿秋千摇摆的节奏，用身体左右晃动。我做完示范，孩子们开始尝试，教室里的气氛悄然变了。起初只是零星几个、带着羞涩轻轻晃动，但随着音乐继续，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了进来。

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坐在窗边的彝族女孩小果。她不再仅仅是机械地左右摇摆，而是微微闭上了眼睛，脸上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、沉浸而放松的微笑。她的身体随着节奏轻盈地起伏，双臂不自觉地微微张开，那姿态，不像是在模仿一个陌生的游戏，更像是一只正欲展翅的山鹰，在熟悉的气流中感受着风的托举。

她身边的一个小男孩，似乎受到了感染，也闭上了眼，他晃动的幅度更大些，嘴里跟着旋律轻轻哼唱，那不再是大声的齐唱，而是一种自在的、享受的哼唱。一瞬间，我恍然大悟！

他们或许没有坐过公园里的秋千，但他们一定无数次奔跑在开满索玛花的山野，感受过山风扑面的畅快；他们一定曾在高高的山岗上，眺望过群山起伏的曲线，那本身就是大地在呼吸与律动；他们歌声里天生的高亢与悠扬，就是灵魂在自由地“飞翔”。

我所教的《荡秋千》，只是一个符号，一组旋律。而他们，用自己生命里对山野、对自由最本真的理解，为这个符号注入了真实的生命力。他们不是在“模仿”荡秋千，他们就是在演绎自己心中的“飞翔”。

这个无声却动人的回响，深深触动了，也让我重新理解了“教”与“学”。

我明白了，“教”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和灌输，不是高高在上地发出指令，然后等待一个标准答案般的回声。“教”更像是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，我的职责，是精准地抛出这颗名为《荡秋千》的石子，而真正的涟漪，需要湖水自身的力量来回应。

而“学”，也绝非被动的接收和复制。小果和她的同学们让我看到，“学”是一种深刻的连接与创造。当他们将外来的旋律，与自身最真切的生命体验——那山风的触感、奔跑的自由、山鹰的意象——连接起来时，学习才真正发生。那不再是一首需要完成的课堂任务，而是他们表达自我、释放天性的一个崭新通道。

从那以后，我的音乐课变了。我不再急于做一个标准的传授者，而是努力成为一个点燃火把、搭建舞台的人。我们一起将民歌的调子融入练习，在歌词里寻找他们熟悉的意象。我带去的，是乐谱，是方法；而他们反馈给我的，是整片彝族山乡的韵律与灵魂。

那片山谷，用它最温柔又最深刻的方式，教会了我教育的真谛：真正的回响，不在声音的整齐，而在生命的共鸣。当你俯下身，以平等的姿态去倾听和发现，你会发现，那最自然、最本真的回应里，就蕴藏着关于文化、关于成长，最振奋发聩的声音。那一声回响，至今仍在我心中轻轻荡漾。

撰稿人：陈瑞淋（音乐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美姑县洛俄依甘乡小学



## 烟火彝年里 支教情相牵

11月19日的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，彝族年的气息早已漫过校园围墙。当最后一节物理课的铃声响起，学生阿依拉着我的手雀跃不已：“老师，我阿爸阿妈让你去家里过年！”跟着她穿过山间小径，炊烟在彝族村寨的屋顶袅袅升起，这是我支教路上最珍贵的文化邂逅。

推开阿依家的木门，火塘里的柴火正噼啪作响，暖意瞬间包裹全身。阿妈笑着递来绣花坐垫，阿爸则端上热气腾腾的坨坨肉，肥瘦相间的猪肉蘸着椒盐，满口都是山野的醇香。“这是我们彝家过年的必备菜，吃了来年顺顺利利！”阿爸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着，又给我倒上自酿的荞麦酒，酒香混合着柴火的味道，这份暖意从舌尖一直流淌到心底。

饭后，乡亲们陆续赶来，院子里瞬间热闹起来。阿依和伙伴们拉着我学跳达体舞，明快的芦笙声响起，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，脚步跟着节奏起落。起初我动作笨拙，孩子们便放慢速度，一遍遍带着我跳，笑声在院子里久久回荡。火光映照下，姑娘们的绣花裙摆随风飘动，老人们脸上满是慈祥的笑容，这一刻，所有的距离都在歌舞中消融，只剩下纯粹的欢乐与联结。

夜幕降临，村寨里燃起火把，星星点点的火光沿着山路蜿蜒，宛如一条火龙。我们跟着乡亲们游走在村寨中，祈福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望着这片景象，回想这一天的饭菜、歌舞和每一句问候，我深深地感到，支教远不止传授知识，更是生活与生活的交融，是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照见。

这个彝族年，没有华丽的装饰，却有着最真挚的情谊；没有精致的菜肴，却有着最温暖的烟火。它让我明白，教育是双向奔赴的旅程，我在照亮孩子们未来的同时，也被他们的淳朴与热情温暖着。彝年的烟火会散去，但这段暖心时光，将永远镌刻在我的支教记忆里，成为我前行路上最珍贵的力量。

撰稿人：包金银（生命科学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





# 橘子味的回响

支教的日子，像山谷间的风，携着纯粹的善意往返。我担任五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，开学不久便注意到角落里的刘新——这个随班就读的孩子不能明白老师讲的内容，也没法完整地说出一句话，日常只会说简单的几个字“嗯，啊”，他平时很少与同学们交流互动，总是默默看着同学们嬉笑，课本上的汉字于他而言，像是遥远星球的符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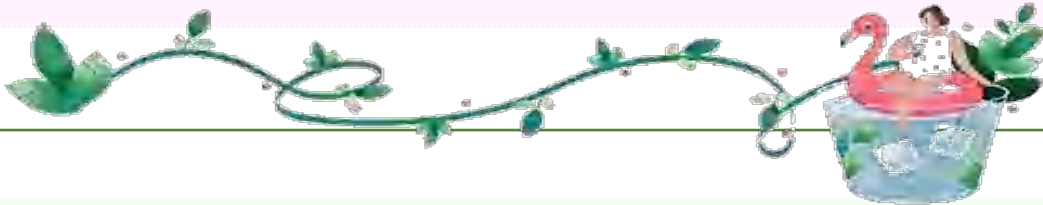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午休，我在办公室批改孩子们的听写作业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中，突然传来孩子们急促的呼喊：“邓老师，校长把刘新说哭了！”心里咯噔一下，我立刻放下红笔快步赶去。走廊尽头，刘新低着头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，肩膀微微耸动，眼睛哭得通红，像只不知所措的小鹿。我先向校长了解情况，才知道他一时贪玩，把乒乓球室大家一起布置的文化墙撕了下来当“球拍”打乒乓球。

我牵着他的手回到办公室，蹲下身与他平视，递上纸巾：“老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想玩乒乓球对不对？”他抽噎着点头。我又轻声说：“但文化墙是全班同学和老师一起用心布置的，就像我们的班级小家，墙上的每一幅画、每一个球拍装饰，都藏着大家的心意，弄坏了不仅会让校长难过，同学们也会心疼呀。”他的哭声渐渐小了，我接着说：“犯错不可怕，谁都有不小心的时候，只要愿意认识错误、学会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，就是勇敢的孩子，就在慢慢长大”这些话对他来说是很难理解的，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听懂，但第二天他就用行动给了我答案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刚走进办公室，刘新就快步跑来往我手里塞了桌上一个圆滚滚的橘子，橘皮还透着青绿，带着枝叶的清新气息。我笑着收下，牵起他的手走进教室。此后的语文课上，我特意放慢语速，用图片、手势帮他理解生字；课余时间，我带着他和同学们玩跳绳、猜丁壳，大家都耐心等着他慢慢把话说完，教室里再也不见他独自一人的身影。

原来，“教”从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，“学”也不止于书本上的文字。刘新递来的橘子，是山谷最温暖的回响——他教会我，教育的本质是用尊重浇灌耐心，用陪伴打破隔阂。当我放下“老师”的架子，与孩子们平等相待、用心倾听，收获的不仅是他们的成长，更是对教育最本真的理解：好的教育，是彼此照亮、共同成长。

撰稿人：邓莹（数学与统计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永盛镇回龙小学



## 在支教里读懂教与学

支教的日子像淌过山谷的溪流，平静却藏着无数惊喜的回响。我总以为自己是带着知识来“给予”的人，像往山谷里轻声喊话，盼着孩子们能接住那些关于文字、关于歌声的美好。直到遇见婷婷，我才明白，那些从孩子身上反弹回来的“回声”，远比我送出的话语更有力量，也彻底改写了我对“教”与“学”的认知。

婷婷给我的初印象是一位安静的女生，总坐在教室后排，课上很少举手，只是低着头翻课本。我起初以为她是性格内向的孩子，上课提问时会特意放慢语速，怕惊扰着她。可这份“文静”的印象，在一次语文课上被彻底打破。

那天我让四位同学上黑板听写词语，婷婷也在其中。她写字很工整，一笔一画透着认真，我正想表扬，底下突然有人喊：“老师，婷婷抄旁边同学的！”话音刚落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婷婷的身体猛地一僵。我下意识想保护她的自尊心，连忙说：“婷婷写的都是正确的，而且她的答案和旁边同学不一样，没有抄袭，大家不能随便污蔑同学。”

可我的话像点燃了引线。婷婷突然抓起粉笔狠狠砸在地上，粉笔末溅了一地。她一把扯过自己的作业本，“哗啦”一声撕成碎片，接着冲下讲台，双手抓住自己的课桌使劲往后推。桌子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“吱呀”声，旁边同学的文具盒被撞掉，铅笔滚了一地。她还不解气，又抬脚踹向自己的凳子，凳子腿磕在水泥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周围的同学吓得往后缩，我也僵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——这和平时那个安静的婷婷判若两人，暴躁的模样像一头受惊的小兽，让我第一次在课堂上慌了神。我想上前阻拦，又怕刺激到她，只能站在原地轻声安抚，直到她力气耗尽，蹲在地上小声啜泣，我才慢慢走过去，递上纸巾。

那之后，婷婷像是变了个人，总在我的课上“唱反调”。我让大家翻开课本朗读，她就用书摊在桌上，双手抱胸盯着天花板；我布置课堂作业，她直接把笔扔在桌上，大声说：“我就不做！”一次我实在忍不住，压着怒火说：“如果你一直不做作业，那我只能请你妈妈来学校，咱们一起聊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她。下课后，她堵在教室门口，眼睛红红的，冲着我大喊：“你去叫我妈来啊！”她的声音又尖又亮，引来了其他同学纷纷回头看。我站在原地，脸颊像被火烤一样发烫，手都攥紧了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“面红耳赤”的窘迫——又生气又挫败。我以为自己是在“教育”她，却没想到说出口的话根本起不到作用。也是我第一次被学生如此直接地顶撞老师。不禁对自己的教学能力产生了怀疑。于是我选择向校长求助。

后来我从校长那里得知，婷婷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奶奶身体不好，很少能顾及她的情绪。她的“文静”是怕被忽视，“暴躁”是怕被欺负，那些激烈的反应，不过是一个孩子想保护自己的笨拙方式。我回想自己两次处理事情的方式：第一次急于维护她，却没察觉到她可能早已因“被怀疑”而感到委屈；第二次被她的顶撞激怒，忘了追问她“不做作业”背后的原因。我一直以为“教”是传递知识、纠正错误，却忘了先走进孩子的心里，听听他们没说出口的心事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不再急着“纠正”婷婷，而是试着在下课后找她聊几句日常。慢慢的，婷婷不再和我唱反调，上课会主动举手回答问题，虽然偶尔还是会闹点小脾气，但事后总会蹭到我身边，小声说句“老师对不起”。有一次她偷偷塞给我一张画，上面画着红灯笼，旁边写着：“老师，新年快乐。”

那一刻，我突然懂了支教的意義——我们带着知识走进大山，像往山谷里喊话，可真正珍贵的，不是我们喊出的内容，而是山谷回赠的“回声”。婷婷的暴躁与道歉，她的防备与信任，都是这片“山谷”给我的回应。它让我明白，“教”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，而是先学会“倾听”；“学”也不只是孩子学习知识，更是我们这些老师，在与孩子的相处中，学会理解、包容与成长。

原来，支教的日子里，我们才是被“教”的人。那些来自孩子的真实反应，那些猝不及防的“回响”，都在悄悄告诉我们：教育不是单方面的照亮，而是和孩子一起，在彼此的目光里，找到更温暖、更坚定的自己。

撰稿人：王陈辛（教育科学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渡口镇中心校







## 听，山谷在回应

支教第三周的语文课，我带着孩子们朗读《山的那边》。窗外是连绵的大凉山，云雾缠绕着山脊，教室里却只有断断续续的跟读声。孩子们低着头，指尖无意识地抠着课本，眼神里满是茫然——山的那边是什么，对他们而言，或许只是更远的山、更陡的坡，诗句里的憧憬与向往，像隔着一层透明的屏障。我反复讲解着“海”的意象，比划着远方的模样，却没能点燃他们眼中的光，心底不免泛起一丝无力。

直到两周后的音乐课，我抱着吉他教唱《萤火虫》。当温柔的旋律在教室里流淌，平时最腼腆的阿木突然站起来，小手紧紧攥着衣角，小声说：“老师，萤火虫像教室里的灯，也像阿普晚上照路的火把。”话音刚落，孩子们像是被点燃了灵感，纷纷举手附和：“像星星落在山谷里！”“像我们写作业时，妈妈放在桌边的煤油灯！”“像索玛花开时，沾在花瓣上的露珠！”

他们围着我，用带着彝语腔调的汉语哼唱改编的歌词，把萤火虫与火塘的暖光、山间的晨雾、放学路上的石板桥一一串联。清澈的歌声裹着山野的气息，撞进我的心里，瞬间驱散了之前的失落。我忽然明白，我一直执着于“带他们走出山谷”，却忘了俯身倾听山谷里的声音。我以为的“传授”，其实是一场平等的对话，我带他们眺望山外的世界，他们却用最质朴的感知，让我读懂了山谷里独有的诗意与深情。

原来“教”从不是单向的输出，“学”也不止于知识的接收。教育更像是一场相互滋养的回响，我们播撒知识的种子，却收获了远比知识更珍贵的馈赠——那些藏在他们生活里的生命智慧，那些被城市喧嚣遮蔽的山野之美，那些纯粹无瑕的真诚与热爱，都是山谷给予我的最动人的回应。支教路上，我们从不是单向的“点亮者”，而是与孩子们、与这片土地相互照亮的同行者。这场与山谷的对话，让我真正懂得，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灌输与改造，而是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印记，在双向奔赴中，让每个灵魂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，这便是回声最动人的意义。

撰稿人：李成涛（新能源材料与化学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巴姑乡中心校



## 火把燃彝年 初心照大山



凉山的风裹挟着松针的清香，彝年年的炊烟在洛俄依甘乡小学的上空袅袅盘旋。当第一簇火把在校园坝子点燃，孩子们通红的脸颊映着跳动的火光，“老师，快来跳！”的呼喊此起彼伏，瞬间打破了我初来乍到的局促。

乡亲们身着绣满日月星辰的查尔瓦，牵着孩子们的手围成圆圈，达体舞的欢快节奏随着芦笙声传开。我跟着阿依拉的脚步笨拙地起落，裙摆扫过地面的落叶，身后传来乡亲们善意的笑声。六年级的沙马弟弟主动拉着我的手，耐心纠正我踢腿的幅度，“老师，像踩云朵一样轻！”他澄澈的眼眸里，盛满了纯粹的热情。火塘里的柴噼啪作响，坨坨肉的香气弥漫，乡亲们把最大块的肉放进我的碗里，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着“吃多点，有力气教书”，滚烫的汤汁在唇齿间流淌，暖意顺着喉咙直抵心底。

孩子们偷偷塞给我的手工刺绣香囊，针脚虽显稚嫩，却绣着象征吉祥的羊角花；乡亲们凌晨便起身准备的荞麦饼，带着谷物的焦香，是独属于大山的馈赠。这个彝年，没有城市里的喧嚣，却有最真挚的陪伴；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有心照不宣的共情。当火把组成的长龙在山间蜿蜒，我忽然懂得，支教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——我们带着知识而来，却在彝族乡亲的淳朴里学会坚守，在孩子们的笑脸中读懂初心。

烟火渐息，暖意长存。这份情谊像火塘里未燃尽的炭，在往后的日子里持续散发着温度。回到学校，孩子们总会围过来问：“老师，明年你还来我们家吗？”这场彝年的邂逅，让教育的微光与民族风情交融共生。在洛俄依甘乡的日子里，每一次文化的碰撞都是成长的养分，每一份双向的滋养都让支教之路愈发坚定。就像山间的索玛花，在最质朴的土壤里，开出最动人的模样。愿这份跨越山海的温暖，能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希望的种子，在大山深处绽放出最美的花。

撰稿人：席子雄（音乐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美姑县洛俄依甘乡小学





# 山风捎暖意 英语润彝年

“阿依（彝语：孩子），快尝尝这个荞麦饼！”凉山深处的大桥初级中学，彝族乡亲们捧着热气腾腾的美食，围在支教老师身边。彝族年的烟火气中，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暖情谊正在悄然生长。

作为大桥初级中学的支教英语老师，我和孩子们的缘分始于初秋的课堂。初到这里，语言隔阂、基础薄弱曾是教学难题，但彝族孩子眼中的求知渴望，让我坚定了扎根的决心。课堂上，我尝试用双语教学架起沟通的桥梁，将彝乡风光融入英语课文；课后，那间简朴的办公室成了我们交流的乐园，孩子们常常围在身边，认真地请教单词发音，一遍遍练习对话，清脆的读书声在校园里久久回荡。

校园里充满喜庆氛围。我和孩子们一起制作彝年主题手账，用英语写下对新年的祝福；跟着乡亲们学做荞麦饼、磨豆腐，在烟火缭绕中感受彝族文化的魅力。年三十当天，我受邀走进学生阿呷家，火塘里的火苗跳跃，腊肉香弥漫全屋。阿呷的奶奶拉着我的手，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：“老师，你就像我们自家的孩子。”简单的话语，让远离家乡的我眼眶湿润。

节日里的课堂别有滋味。我组织了“彝年故事英语分享会”，孩子们用还带着稚气的英语讲述彝族年的习俗，从杀猪宰羊到走亲访友，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展现着文化的交融。看着孩子们从起初的不敢开口到如今的自信表达，从基础薄弱到稳步提升，我深切地感受到支教的意义——它不仅是知识的传递，更是心灵的靠近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照亮。

彝年的烟火渐渐散去，但支教时光里的温暖记忆永驻心间。在大桥初级中学的日子里，我与孩子们一同成长，在奉献中收获感动，在坚守中见证希望。这份跨越山海的师生情谊，如同彝年的烟火，绚烂而温暖，照亮了我与孩子们的前行之路。

撰稿人：木苦威凤（生命科学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



## 语言之桥与心灵之壤

我承担着五六年级英语教学的任务。在五年级英语中，第一单元围绕“My New Teachers”展开，核心是学习描述老师的外貌、性格及喜好的句型，比如“What’s he/she like?”“He/She is...”“He/She likes...”。原以为“谈论老师”是贴近生活的话题，可课堂刚开始就陷入了僵局——当我用课件展示课本里的Miss White和Mr Jones，引导孩子们模仿对话时，他们只是低着头、小声跟读，眼神中透出几分闪躲。

我忽然意识到，这群孩子的英语基础普遍薄弱，很多单词都还不熟悉，更别提完整运用句型。所以课本里的虚拟人物自然离孩子们的生活太远，而他们每天朝夕相处的科任老师，才是最鲜活的教学素材。那天课后，我调整了教学计划，把科任老师搬进了课堂：引导孩子们用中文描述班主任老师——她总是扎着马尾，每天早早到教室，帮大家整理书本，接着引导孩子们用这个单元的重点词汇及“He/She is...”来形容。

为了让孩子们敢于主动表达，我设计了“我的老师小调查”实践活动：让他们用单元核心句型，采访自己喜欢的老师，记录下老师的性格、爱好，再回到课堂上分享。

我原以为自己是在“教”孩子们掌握单元知识，可实际上，是孩子们用他们的真实体验，为课本上冰冷的句型注入了温度与血肉。我以为“教”是让他们学会描述老师，可他们却教会我：语言学习的本质，从来不是机械的句型背诵，而是发至内心的沟通与表达。人教版的单元设计，看似是让学生认识“新老师”，实则通过这一主题，搭建语言表达的桥梁，而孩子们则用他们对身边人的观察与热爱，让这座桥梁连接了课堂与生活。

原来，英语课堂上的“教”与“学”是双向的滋养。我教孩子们用英语表达对老师的认知；而孩子们却用他们的真诚与细致，教会我什么才是教育中最动人的部分。

撰稿人：罗和里信（数学与统计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渡口镇中心校





## 山谷回响处 教学成长时

来到这片山乡支教，像是推开一扇通往纯粹心灵的窗。我们带着精心准备的教材和教案走进教室，如同向静谧的山谷轻轻发问，而孩子们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回应——那些灵动的、超越课本的理解与创造，恰似山谷里清亮的回响，让我对“教”与“学”有了不一样的体会。

在三年级“自然万物”主题的英语课上，我举着单词卡带孩子们认读“flower”“bird”等新词。为了让他们理解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，我提前让孩子们从家里带来最能代表“自然”的物品。第二天，课桌上摆满了各种惊喜：用树叶拼贴的小鸟、粘着松果的画纸、压平的野花标本，还有装着小石子的布袋。一个男孩举起用树枝搭成的“bird”形状，另一个女孩展示她用不同颜色的花瓣拼出的“flower”。

最让我触动的是，一个平时沉默的女孩小心地摊开手帕，里面包着几片不同形状的叶子。她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说：“老师，这是我在放羊的山坡上捡的，每片叶子都不一样，就像‘nature’有很多样子。”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，知识从来不是印在书上的模板，而是生长在孩子生活里的种子。

这些鲜活的创作让我明白：“教”不是把现成的答案塞给孩子，而是尊重他们的视角，让他们的想象力有路可走；“学”也不是被动接受，而是带着自己的经历去发现，让知识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开花。所谓师者之心，就藏在这份“因材施教”的耐心里——不轻易否定一个天真的想法，用包容守护创造的嫩芽，用引导陪伴他们长成自己的样子。

撰稿人：宋玉娟（外国语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巴姑乡中心校



## 火塘边的“Family”

初到凉山，群山环抱的校舍静得像一口深井。我们这些支教老师，怀揣着精心准备的教案，像是带着城里最甜的糖果，想要分给从未尝过的孩子。

第一节英语课，我教了最简单的“Hello”和“Goodbye”。孩子们跟读时，声音怯怯的，像山谷里初生的小鸟试探着振翅。他们总是把“Goodbye”读成“姑的白”，带着浓浓的彝语腔调。

直到那个午后。

那天教“family”这个词。当我问到“What is family”时，坐在窗边的阿依突然举起手：“老师，family就是火塘边所有人。”

她转过头，用夹杂着彝语的汉语向同学们解释：“阿普在火塘边抽烟，阿嬷在煮土豆，阿达刚从山上背柴回来……”孩子们纷纷点头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忽然明白了什么，赶紧把“火塘”写在黑板上，在旁边注音“fireplace”。

“老师，”阿依看着我，“那我们都是火塘边的娃娃，对不对？”

那一刻，教室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声音：“我是！”“我也是！”“我们都是火塘边的娃娃！”

我站在讲台上，喉咙突然哽住了。我教给他们一个陌生的英文单词，他们还给我的，是如此具体而温暖的整个世界。原来真正的“教”，不是单向的灌输，而是在他们早已熟悉的火塘边，添上一根新的柴火。

后来我们一起创造了属于火塘边的英语：“We are children around the fireplace.”每个孩子说这句话时，都挺起了小小的胸膛。

山谷依然寂静，但回声已经响起。那些关于“家”的发音，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字母，而是火塘噼啪作响时，映在每个人眼里跳动的光。我终于懂得，教育从来不是施与受——当我说“Hello”时，他们用整个童年来回应；当我以为自己在付出时，其实一直在收获。

这片山谷教给我的，远比我给予的更多。就像大山深处的晨雾与暮霭，你分不清是山染透了光，还是光照亮了山。

撰稿人：付晓乐（外国语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锦城镇杉树小学



## 坪头小学的暖阳时光

雷波县莫红乡的秋风吹拂着坪头小学的操场，2025年秋季运动会与彝族年的暖意，成了支教日记里最鲜活的篇章。

11月18日的运动会上，后操场满是热闹。教师组的“南水北调”最是有趣，我和同事们五人一组，用纸杯小心翼翼地传水，水花溅在手上也顾不上擦，只盯着终点的瓶子盼着先装满；“赶猪跑接力”时，篮球总不听话地跑偏，木呷老师笑着帮我调整球拍方向，默契在笑声里悄然生长。学生们的比赛更显活力，运南瓜接力中，孩子们抱着自家带来的南瓜快步奔跑，小脸涨得通红却不肯放慢脚步；师生圈圈环节，我站在呼啦圈内，五个孩子紧紧拉住圈沿，跟着音乐节奏向前冲，他们的小手攥得有力，脚步声与欢呼声在操场回荡。

彝族年晚会没有篝火，操场上的灯光却暖得人心发烫。孩子们穿着查尔瓦，主动拉起我们的手教跳达体舞。我跟着他们的脚步学踩节拍，偶尔踩错步子，孩子们便耐心地帮我调整，清脆的笑声裹着彝语歌谣飘满教室。老师们也跟着节奏摆动，陌生的舞蹈动作在互动中变得熟练，此刻没有师生之分，只有共庆佳节的欢喜。

运动会的汗水与彝年的舞步，交织成支教时光里最暖的光，让我读懂了教育不是单向奔赴，而是彼此滋养的温柔旅程。

撰稿人：朱傲（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）  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莫红乡坪头小学

